

■ 刘锡庆 著

基础写作学

JI CHU XIE ZUO XUE



人民教育出版社



基础

写作学

刘锡庆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础写作学/刘锡庆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ISBN 978-7-107-19594-5

- I. 基…
- II. 刘…
- III. 写作学
-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4140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5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2千字 印数: 0 001~1 000册

ISBN 978-7-107-19594-5 定价: 17.80元
G·1264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100081)

裴显生 >>> 序言一

作为新时期中国写作学科重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刘锡庆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投身写作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改革。20多年来，他严谨治学，辛勤笔耕，出版了一系列写作学著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在写作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写作基础理论的建设上，他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独特的贡献。

《基础写作学》是刘锡庆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1985年4月。这正是中国写作学科由创建探路走向振兴发展的关键性的年头。1984年，针对接连出现的否定高校写作教学的言论，写作学界对“补课论”、“取消论”以及“三不论”（写作“不可知”、“不可言”、“不可教”）展开批评，指出“新兴的现代写作学不是面临危机，而是



充满生机”。后来，在上海召开了“写作教学改革信息与对策座谈会”，会议提出：“加速本学科的科学化、现代化步伐，形成全新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是我们的共同任务，也是迎接改革形势挑战的中心对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锡庆先生撰写和出版了《基础写作学》，第一个以“写作学”作为书名，对写作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构建起一个新的写作理论框架，作了有说服力的阐述，回应了时代的呼唤，功不可没。在《基础写作学》出版前后，林可夫先生主编的《基础写作概论》和吴伯威主编的《基础写作教程》，对写作智能训练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正是这三部著作，有力地反驳了写作“不可知”、“不可教”的言论，在写作基本理论体系和基本功训练体系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推进了学科的科学化、现代化。

《基础写作学》是一部守正出新的理论层次较高的现代写作学杰作。刘锡庆先生十分珍视我国传统写作理论遗产，但在充分继承的同时，又清醒地看到传统的局限，敢于突破和创新。在他看来，写作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研究思维表述、信息传递的独立学科，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发展中的新兴学科。正是这样的自觉的创学科意识，使他勇敢地对传统写作理论作出现代阐述，敢于借鉴外国写作理论为我所用，并在总结当代写作实践的基础上，构建起新的基础写作理论体系来。全书舍弃了过去以文章要素构成的“八大块”框架，变“以文本为中心”为“以写作为中心”，由“写作总论”和“写作过程论”两块组成。在“总论”中对写作的概念、写作学的研究范围和写作的本质、特点、规律等基本问题，作出了富有新意的阐述；在“写作过程论”中，分成“准备阶段”、“行文阶段”、“完善阶段”，清

晰地阐述了写作活动的动态过程。刘锡庆先生治学一贯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普及与提高结合，写作时处处为读者着想。全书的表述深入浅出，于平实中见精深。难怪这部著作出来以后，立即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获悉这部著作略加修订将交付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敬佩人民教育出版社慧眼独具，能看到《基础写作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众多的著作中选出这一部来再版。同时，我也为锡庆先生的著作能历20年而不衰，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而兴奋不已。一部呕心沥血、精心结撰的书，是不会被人遗忘的。人们今天读《基础写作学》，仍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从中悟出很多写作的道理，学到知识并在实践中转化为能力。至于现时那些东拼西凑、草率写成的所谓“学术著作”，书一出来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它的短命，本是在未问世时就“命中注定”了的。

我和锡庆先生是相交多年的文友。和他通信或见面谈心，常能使我得到有益的启示和热情的帮助、支持。他对学科建设的一些真知灼见，常使我在考虑学科发展战略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在《基础写作学》再版的时候，我和锡庆先生作为老一辈写作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写作学界中，青年学者奋发图强，勇敢地挑起学科建设重担，不断推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写作学鸿篇巨制，不断创造写作学新的辉煌。我们坚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写作学科前途光明，大有希望。

2005年7月18日

写于南京大学北阴阳营寓所

序言二

——王志彬

刘公锡庆先生所著《基础写作学》，原于1985年4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写作理论史上，它是第一部以“基础写作学”命名的专著，被誉为“当代写作学研究的开山之作”。那时，现代写作学的建设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名目不一；而轻视、贬抑写作学的舆论，诸如“取消论”、“补课论”、“三无论”（无规律、无作为、无前途）、“三不论”（不可知、不可言、不可教）等等，却借机传扬。《基础写作学》的出版，既是对那些消极、陈旧论调的严肃抵制和反驳，又为现代写作学的建设和发展，铺垫了一方厚重的基石。如今，它应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这不仅是锡庆先生个人的荣耀，也是全国写作学界的重要收获。它表明，新兴的现代写作



学科，经过20年的写作教学、写作研究与写作实践的检验，又有了一部杰出的力作。“写作”有“学”无“学”的问题，将进一步得到广泛确认；现代写作学科的基础，也将因之而加强。

锡庆先生较早即致力于写作教学与写作研究。《基础写作学》出版之前，他已参编、合著、主编了《写作常识》、《常用文体的写作》、《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写作述要》，以及《范文读本》、《写作论谭》等教材和论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仅《写作通论》一书，即重印20余次，到2002年，累计印数高达270余万册。《基础写作学》出版之后，他又与有关学者合作，出版了《写作》、《写作文鉴》、《精读文萃》等论著，以及《写作学辞典》、《写作技法辞典》与《作文辞海》等工具书，并且着力于文体写作理论的研究和对古今中外写作理论的梳理与借鉴，完成了专著《散文新思维》、合著《诸体述要》、编著《文学评论的写作》，主持编写了大型丛书《中国写作理论辑评》和《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并在此基础上编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写作理论史》，从深度和广度上全面提高了写作学的学术品位和实用价值，先后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多种奖励。《光明日报》、《中国图书评论》则刊发署名文章，赞誉《中国写作理论辑评》和《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为“奠基者的奠基之作”。后来，这两部著作与《中国写作理论史》均成为有关院校青年写作教师和攻读写作学或创作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的主要参考书。

综观锡庆先生的写作学研究，可以明显看出，它是多方面的、系列的、前后相继的，且是有纵深、有发展、有创



造的。在这些研究中，他视野开阔，思辨精慎，相继提出并解决了写作教学与写作研究中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因应现代写作学建设和发展的趋势，逐渐变革了写作学研究的旧模式，融入了写作学研究的新内容，形成了正确的写作学研究导向；在相当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满足了写作教学、写作研究、写作学习与实践等各个层面的需求，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写作学，作出了笃实的、开拓性的贡献。锡庆先生曾明确表示，他愿为从事现代写作学研究的实干家“铺路、架桥”，“愿为写作学大厦的构筑添砖、加瓦”，“切实地做好学科建设的奠基工作”。以此验之于他的一系列写作学研究实践，都是信而不爽的。

至若《基础写作学》一书，作为锡庆先生写作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突出地论述了写作实践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写作学的内涵和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具体地阐发了写作过程各个阶段的实际内容、操作要领和方式方法；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有条分缕析的微观研究；既注重继承传统之精华，又择优吸纳引进之新质，具有鲜明的汉语写作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采，建构起了现代写作学的一个基础理论的新体系，使全书有了堪称为“学”的品位和规模；乃是锡庆先生综合弥纶、精心结撰之作，融会着他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经验、务实的品格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代表着他写作学研究的总体水平。虽则亦有所疏，惟其体系的完整，思理的绵密，论述的翔实，格调的贯一，文笔的清利，历久而无失，至今犹独具其作为个人专著之优长。有关学者、广大读者和出版家们，慧眼识珠，拔萃出类，使之再现光华，良有以也。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甚久，通则不乏。”新时期以来，现代写作学的建设和发展是比较快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学术事业的进步，新一代的写作学者和论著脱颖而出。而锡庆先生和他的同道者们所创造的业绩，则绝不会因此而泯灭。它们不仅已经载入了有关的各种史籍和辞书，而且势必为后继者所研习、鉴用。《写作通论》的多次加印，《基础写作学》的修订再版，以及有关报刊的评论，已明确预示了这一点。锡庆先生却谦虚地说，他的那些书，寿命都不会太长，“再过几年就没人知道，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似乎又有点苛刻律己、自警警人的“忧患”和“悲壮”了。无可奈何，且留待后人再去评说吧！

是以为序。

2005年7月12日



作者自序

原来想将这书叫“汉语写作学”。但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只设“基础写作”而无“汉语写作”名目；“计划”又改不得，只好用了现名。

但若能叫“汉语写作学”，实在是好！独特、有个性，“民族化”色彩也浓，又很符合中国人作文的本质，故十分贴切。

因为用汉字这种以象形、会意等特点造出的方块字，以音、形、义集于一体的表意文字去写作，和用若干声、韵字母为符号去拼音，以人为地“约定俗成”其意义的那种表音文字去写作，由于其借助的文字符号即书写手段全然不同，故写作的总体感觉、整体效果乃至根本性质等，也就很不相同——简直就像是两股道、两码事！

汉字——这世界上最古老、独特，使用人数最多，至今仍葆有勃勃生机的优秀文字，在宣事明理、表情达意上，实在是太有魅力和生命力了！所谓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其实就是这种以汉字为核心，“天人合一”、“混沌直感”的农业文明所结晶的神奇的东方文化！

窃以为：“汉语写作”（用汉字作文），至少有这样四个特点：

1. 意象鲜明，具有直观、形象的绘画性，它是有“灵”而艺术的生命语言；

2. 文化意蕴深厚——众多的成语、典故，本身就具历史、文化品格，非常有意味；

3. 它分四声，讲对仗，骈散结合，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掷地有声，有整齐、参差、回环之美（即所谓“文采”），读来极具音乐性；

4. 词性灵活，无“性”无“格”；使用自由，组词造句亦无定法、成规——其表现力及纳新、原创的再生力均十分强大。

这即是“汉语文字（章）”的鲜明特点。用汉语写作者，不可不知。

用这种表意文字写出的尚感性、重整体、讲神韵、有文采的文章，和西方那些用拼音文字写出的尚理性、重分析、讲思辨、求达意的文章，迥然有别。

事实上，这东、西方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文明之路！

特别是在现今，西方文化占据主流地位，以强势的话语霸权，假“全球化”之名，行文化扩张之实的情势下，任



何“照抄、横移”，全盘西化的主张、倾向，都将进一步助长汉语写作（创作或批评）的“失语”现象。而这些主张和偏向在21世纪，显然是懦夫的孱弱和腐儒的短见的表现！

21世纪，我们将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

21世纪，我们将见到煌煌汉语走向世界，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强势语言！

本书所讲的取材、炼意、谋篇、定体、选技及机遇、文气、表达、造语等等，全然是本土化、民族化即中国化的！它上接传统、下连当代，是紧紧扣住了“汉语写作”这个大中心的。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语言、写作和文化上，为我所笃信。

这样的教科书，我想对大、中学师生和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们，都是有用的。

让读者，让市场，来挑选，来判断吧！

但不论怎样，我都确信：“汉语写作”都会有光明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

刘锡庆

目录

基础写作学

序言一 1

序言二 4

作者自序 8

上编 写作总论

第一章 写作和写作学 1

第一节 写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1

第二节 写作的双重转化性 6

第三节 学习写作的重要意义 12

第二章 写作的特点和规律 17

第四节 写作自身的特点 17

第五节 写作行为的规律 25

第三章 写作理论和写作训练 38

第六节 写作理论的指导意义 38

第七节 写作训练的目标及内容 43

第八节 写作训练的途径 48

11

目录

基础
写作
学

目录

基础写作学

下编 写作过程论

第一章 写作的准备阶段	61
第一节 聚材取事	61
第二节 命题炼意	84
第三节 谋篇布局	105
第四节 定体选技	141
第二章 写作的行文阶段	172
第五节 得其机遇	172
第六节 贯通文气	196
第七节 多种表达	215
第八节 遣词造语	254
第九节 讲求文面	280
第三章 写作的完善阶段	299
第十节 修改润饰	299
跋 后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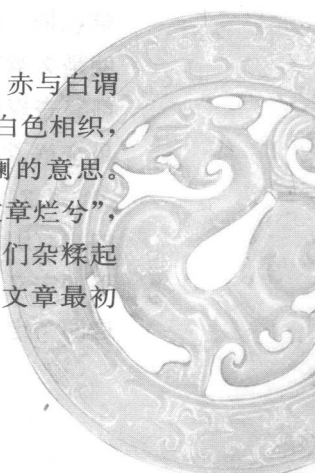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写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用到“写作”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作文章、搞创作、写稿子。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行为过程，一种实践活动。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所谓写作，即文章之制作。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

古人、今人都给它下过不少定义。比如：

1. 《周礼·考工记》中说：“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青色和红色交错，就叫做“文”，红色和白色相织，就叫做“章”。这两个字合起来，都是文采斑斓的意思。《楚辞》里《九章·橘颂》中所谓“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用的即是此意。橘子的颜色不是有青有黄吗？它们杂糅起来，色彩是多么斑斓啊！所以，我们由此可知，文章最初的意义只不过是对于有“文采”的事物的一种状写。





2. 《诗经》里《大雅·荡》的诗序中说：“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周厉王暴虐无道，天下动荡不宁，什么“纲纪”、“文章”都没有了。这里的“文章”，指的是当时的礼乐、法度。由此可知，在春秋战国时期，“文章”的概念和后世的用法还很不相同。

3. 晋人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这个定义很值得注意：“宣上下之象”，就是宣示天上、地下的迹象、规则。“明人伦之叙”，就是阐明人之“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次第、秩序。这当然只是说些官话，大道理，封建、迷信的意味很浓，但接下去说要“穷理尽性”，穷极事物之“理”，尽抒人物之“性”，“以究万物之宜者”，探索、研究诸般事物最恰当、最适当的内容及表现，这就讲得很地道，很精要了。挚虞这个人当时编了两部书，一部叫《文章志》，一部叫《流别集》，系统搜集并分类编排了他所见到的各种文章，该是十分有价值的，可惜都佚失了。但他为后一本书写的“论”却存留了下来。他给“文章”下的定义，应该说标志着“文章”这一概念的初步定型。此后，虽有“文”“笔”之辨，“骈”“散”之争，但那都没有影响到“文章”这个大概念的流行。

4. 近人陈望道先生在其《作文法讲义》中认为：“文章，是一种传达意思的工具”，“用文字传达意思的制作，就是文章”。唐弢在其《文章修养》中这样说：“人类大概都有表现的欲望，用文字的技巧来实践这种表现的，这就是文章了。”这两种说法，都比较简略、明朗。

5. 《辞海》给“文章”下的定义是：“今通称独立成篇的、有组织的文字为文章。”《现代汉语词典》给“文章”下的定义是：“篇幅不很长的单篇作品”和“泛指著作”。这两个定义应该说都是较简明、通俗的。